

# 红帮裁缝和海参崴

## ——从“要窜头，海三湾”说起

沈潇潇

1月4日，甬派客户端推出“奉化发布”微信公众号首推的《繁花》爆火，背后还有这样的奉化故事，到晚饭去看已是27万的点击量了，同日宁波日报也刊发评论《宁波红帮裁缝因〈繁花〉出圈的启示》。5日上午，甬派又开《繁花带红这项非遗技艺，甬派带你走进红帮裁缝》直播节目。新年伊始，热播的电视剧《繁花》在宁波掀起了热浪。

《繁花》爆火一文中写道：“要窜头，海三湾”，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奉化人早早把目光投向漫长的海岸线，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再难按捺。“窜头”在宁波方言里是走运的意思，整句的意思是想走运，要闯荡海洋。我在朋友圈跟帖指出：“要窜头，海三湾”是“要窜头，海参崴”之误。不久有跟帖表示赞同，同时也说：这是宁波谚语，宁波媒体上也是这么说的。

我上网一搜，果然如此。如去年宁波媒体有一篇《推动宁波海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评这样写：“宁波谚语‘要窜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

海闯世界。宁波人一代一代便是在这种海洋文化情结中长大，又将海洋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句谚语也上了百度，“百度知道”称：“宁波谚语‘要窜头，海三湾’，意思就是要发迹，出海闯世界，是一种诚信精神、合作精神、冒险精神和担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又试着搜“要窜头，海参崴”，竟一条都没有。我觉得有写几句的必要了。

我最初听到“要窜头，海参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次关于红帮裁缝的小型座谈会上，后来在宁波服装史研究专家、也是我的老师季学源教授口中也听到过。红帮裁缝的发迹和聚集地在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并以此为大本营北上、南下、西进，在南京、北京、哈尔滨、重庆、武汉、香港等城市都有红帮裁缝的足迹。早期红帮裁缝在国外，主要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日本的横滨，还有就是海参崴。横滨主要是红帮裁缝的学习地，这里暂且不提。红帮裁缝去海参崴的路径是先到东北哈尔滨，外部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当时那里驻留了许多俄罗斯人，其他外国人也多，红帮裁缝有用武之地；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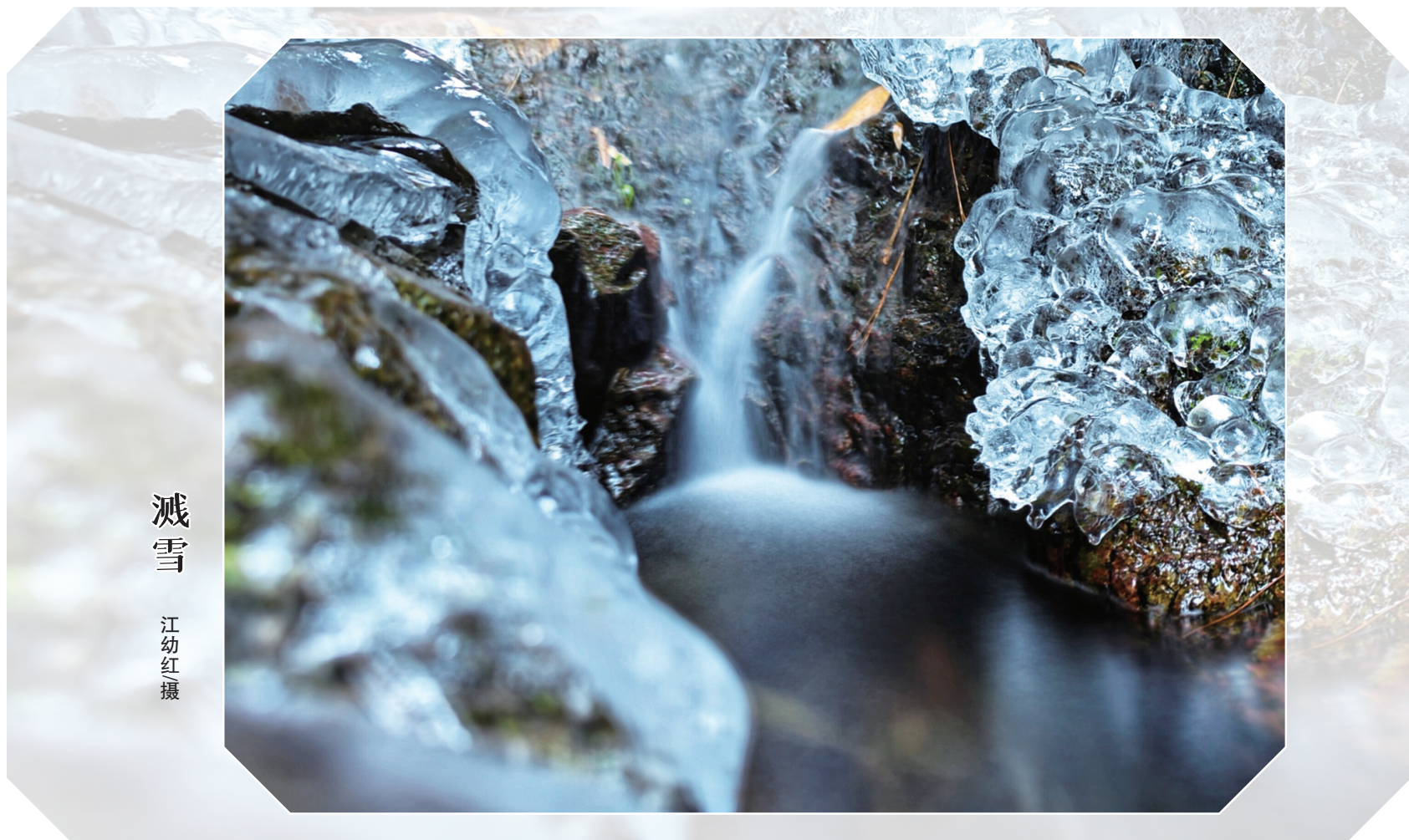
当时“闯关东”的移民潮正盛，不少红帮裁缝也被裹挟其中。主观原因则是那些从日渐凋落破败的田野里起身的红帮裁缝寻找谋生、发展之路的迫切要求。

海参崴原属中国管辖，元朝称永明城。1860年，沙俄据《中俄北京条约》割占海参崴，数年后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控制东方”）。清末修筑的中东铁路（“中国东清铁路”）从俄罗斯赤塔经我国哈尔滨等东北城市至海参崴，海参崴与东北的往来更加便捷频繁。海参崴是当时俄罗斯在远东的第二大城市，进出太平洋的出海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人员往来密集。敏锐的红帮裁缝意识到那是一块经营西服业的财源之地，于是纷纷挺进海参崴发展。如单是以奉化西坞人为例，顾龙海早在1845年就去海参崴打拼，从学徒做起到开起自己的西服店；杨和庆在海参崴学做罗宋式西服，后又从海参崴去日本学做日式西服；钱三德与堂兄、侄子一起在海参崴和俄罗斯远东另一中心城市乌苏里斯克开办“钱德泰”洋服店，等等。海参崴也确实使一些红帮裁缝得到丰厚回报，

有人在那里赚得钵满盆盈后，又回到国内如哈尔滨、上海、宁波等城市开设服装店。所以，那时在红帮裁缝中就流传开了“要窜头，海参崴”的说法。

恰巧，几天前《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有“蹿红”误为“窜红”这一条，称：2023年，各大视频平台上多部爽剧爆红。媒体常称某部作品的迅速走红为“蹿红”，其实应作“蹿红”。“蹿”读cuàn，指快速向上或向前跳跃，如“身子向上一蹿”。“蹿红”指迅速走红，多用于演艺界、体育界等，如“蹿红歌坛”。而“窜”读cuàn，本义为藏匿。现常指乱跑、乱逃，多用于匪徒、敌军、兽类等，如“抱头鼠窜”。还可表示改动文字，如“窜改”。据此，宁波谚语中的“窜头”与“蹿红”义近，“窜头”应改为规范的“蹿头”。

一句谚语是一段历史的反映，“要蹿头，海参崴”记录了红帮裁缝发展历程中的一段历史，而“要窜头，海三湾”系最初记录者不明原委的误记，若继续让其以讹传讹，可能模糊了红帮裁缝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溅雪

江幼红摄

# 三味沙龙暨《山河遗墨》新书分享

叶辉

2023年的最后一期三味文学沙龙文友们裹着厚厚的外套赴约，三味书店准备的暖手茶，丰富的果品零食，似乎有了年的味道。

桌上的“主菜”是高鹏程的新书《山河遗墨》，本期沙龙的主题就是《山河遗墨》新书分享。高鹏程用纸箱装了一箱书，人手一本。纸箱有些破旧，书还染着新墨。看着与他的名头，有些不符。高鹏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于《诗刊》《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300余万字，曾获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人民文学新人奖、国际华文诗歌奖等重量级奖项。同时，他也是奉化作家协会的主席，所以大家也不生分，纷纷翻开了他的新书。

高鹏程先向文友们介绍新书的概况。此书是近年来他以浙东地域文化为背景，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广泛查阅资料后创作而成的一部诗文集。该书以刻溪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东支为考察创作核心，内容涵盖浙东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主要目的是以诗眼光审视浙东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探求其中历史文化脉络走向和价值，探求相关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重新擦亮其中的诗意片段。

有文友发现本书与其他诗集的不同之处，每篇诗歌的后面均附有一段“诗外音”。仔细阅读“诗外音”的章节，发现这些文字类似随笔散文。高鹏程介绍道，本书最大的特色是用了诗歌加“诗外音”的形式，展开一段有关浙东山水风物和人文学历史的诗意之旅。这既是作者出于写作策略的考虑，也是一种文体互文意义上的探索。其中诗歌作品从浙东的一时一地、一山一水出发，但并不囿于对自然风物的描摹和历史掌故的介绍，而是将作者自身置身于历史和现实的时间“现场”，通过对富有意味的细节捕捉，探究诗意生发，呈现诗意进深、转折、延宕的种种可能。而与之相配合的“诗外音”部分随笔文字，将通过大量详实丰富的史料记载和个人见解，对这些诗意细节背后的历史情境进行解读，力图让读者通过“诗文互读”的方式，深入了解诗歌本身的意蕴和背后的历史文化蕴含的诗意价值。

因文友以宁波奉化的居多，在本部诗文中集中，大家也发现了许多有关宁波奉化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奉化的冷西小栈、千年岩头古村、天妃湖、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栖霞坑等等。同时，也有文友翻阅到一些史上著名的文人墨客的踪迹，如隐逸诗人林逋迷迹的探寻，王羲之六诏不起之事的考证，围绕千丈岩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佛偈故事来源的探究等等。顿时，让我们这些读者有了亲近的感觉，阅读这些诗文的融入感有了更深的层次。

高鹏程也表达了此书的写作愿景，《山河遗墨》是目前以刻溪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东支为核心的浙东文化较为系统和个性化的文学解读文本。该书创作出版后，力图为读者提供一部个性化解读刻溪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及浙东文化的文学文本。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浙东文化符号，串联、勾画出刻溪作为“唐宋诗路”和浙东“历史文化带”重要载体的基本面貌，勾画浙东山水在当地人民血脉里留下的精神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浙东当下社会生活的激流光影。

大家对书中的诗文各有自己的阅读感想。问到作者对其中的哪篇最为中意时，高鹏程翻开了《芦苇的诗意》这一章节。他说，曾很多次想写一种植物，一种在深秋以及深冬之际乡野水边最常见的植物，深度融入风景的植物。写诗同样也是基于生活常识的认知，接着他带大家一起认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芦苇，和这种植物的各种近亲。从芦苇的生物属性、日常功用，最后讲到中西文化关照下的差异性共同特征。此时我们常见的芦苇，已然改变了模样。在作者的引导下，它成了达摩西来“一苇渡江”的神物，它成了耶稣手中传道的重要工具，据说他手中用来洗施的十字架就是用苇秆制成。诗意的来源，并非简单，但确是从简单出发，它会抵达何处，正如笔者所述“正如你看到的，一首诗忽然向我，也向我的读者显示出了它完整的面貌。当我写下这首诗后，芦苇已不是芦苇，堤坝也不再是堤坝，鱼当然也不再是鱼。”

这里分享高鹏程的《芦苇与鱼》：  
岸上挤着一大片芦苇。  
海里游着一尾鱼。  
一道堤坝横亘在它们中间。  
开着白花的芦苇，野茫茫一片。  
带着大海游动的鱼，只有一条。  
一条堤坝横在它们中间。  
人世间到处都有这样的芦苇。面目模糊，一棵挨着一棵，密密匝匝。  
一棵芦苇的孤独，淹没在众多的孤独中。  
而在你知道的海水内，只有一条鱼，拖着整座大海艰难地游动。  
孤单的鱼，在海里流着眼泪，但不被看见。  
一条堤坝横亘在中间。  
——这就是真相  
你的外表：芦苇的孤独。  
你的内心：鱼的孤独。

沙龙留给参与者的感受就是时间太过于短暂，对于我们这些偶尔想在生活的忙碌中偷得些许欢愉的人来说，如此的相聚与分享，尤为难得。

最后，借用《山河遗墨》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曾居住在新疆最西端一个名叫黄沙梁的偏僻村落里的作家刘亮程，在他文章中讲到一个小笑话，说村子里某人有一次去北京旅游，回到村里后大家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北京什么都好，就是太偏远了。这个笑话给我的启示：一个人生活在哪里，哪里就是大地的中心。世界就是从他的脚下向外延伸的。

是的，我们的生活也可以从这个小小的三味文学沙龙延伸至无限。

## 凉风

周潇潇

骤雨，  
你穿过太平洋的狂风  
来到这江南之地。  
丝丝，  
你历经海上刺骨的浪  
潮拍打，  
光临这座城市。  
人们不会去研究你飞  
行的距离和角度，  
我会，  
人们不屑感受你四面  
八方湍急归于宁和的企盼，  
我感。  
每当我抚过我的窗前，  
微渺得连你自己都感  
到自惭形秽，  
我会采一息你从海上  
带来的咸涩，  
捂在胸口。  
从你的音符中，  
我听到了搏击浪涛的  
雄壮；  
从你的哭泣中，  
我摸到了一万公里外  
飞行器轰鸣的坚强；  
在你的笑声中，  
我与蔚蓝之上的鸥鸟  
一同舞蹈；  
在你的轻语中，  
我站在西子湖旁写着  
关于荷花的诗行。

沁人的芳香。  
你经过我的身旁，  
手中的玫瑰便散发出  
沁人的芳香。

# 岳林文化广场的过往事

雷声

曾作为岳林文化广场建设的参与者，无论白天黑夜每每路过广场，我都会刻意注目。在整个广场的各个角落上，有欢跳广场舞、街舞和健身操的，有相聚广场一角走象棋摆围棋的，有在旁边静静观赏、窃窃私语、交流心曲拉家常的。广场中设置的众多体育设施，可供群众早晚锻炼身体。广场上也时常会举行文艺宣传、商品展销等社会活动。每天来广场游玩的人群络绎不绝，地下停车场则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面积3万余平方米的岳林文化广场，经常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氛围，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发挥了城市客厅的功能和作用，已成为周围群众宽心释怀、抒情励志、会友交心、强身健体的好去处，受到群众的喜爱和赞赏。

看到听到这些无不勾起我对过往历史的回忆……

岳林文化广场原是弥勒道场岳林禅寺的遗址。岳林禅寺位于县江边上，建于梁大同二年（536年），唐李绅书额，会昌年间毁。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闲旷禅师重建于溪东，改称“岳林寺”。

岳林寺独具弥勒道场特色。在唐末的一天清晨，县江发大水，附近长汀村村民张重天正在江边劳作，眼见江中坐莲蓬叶从上游漂浮而来一幼童，从江河中捞起收养为义子，自号长汀子。抚养长大后，长汀子不想成家立业，执意出家弘法，慕名剃度出家于岳林寺，法号契此。因其体态肥胖，杖荷布袋常行走乡间，扶弱助贫多施善行，世称“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三年，坐东廊磐石说偈：“弥勒真弥勒，化身

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偈完而逝，众僧异之，尊为弥勒化身。

时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某夏日，一场倾盆大雨，电闪雷鸣，雷电交加，轰隆一声惊雷，把岳林寺悬挂的铜钟打碎，电闪处引起大火，烧没了大半个寺院房屋，无人无线修复寺院，岳林寺就此没落。曾一度临时作为驻军营房，后转为地方国营酒厂所有，酒厂兴盛时有职工近千。至上世纪末，生产销售不景气，企业转制解体，厂区收购归政府所有，整个区域呈荒芜状态。

我时任奉化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人，在一次市会议上获悉，该地块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已与外商谈妥协作方案，外商无偿建设图书馆等公益项目后，余下土地开发房地产。得知该消息后，我自知弥勒道场岳林寺遗址非一般地块，当即向奉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提出意见建议，停建房产改建城市广场，理由有三：一是岳林寺是弥勒道场，著名佛教圣地，目前虽荒芜，但建广场可留下空地，待后人去考虑是否适时顺势重建岳林寺；二是城市需要客厅也就是广场，奉化缺乏像样的广场，特别是奉化县江城区段整体改造后，更需在县江边建设一个广场，提高城市品位供群众休闲娱乐；三是寺院地块开发建设房地产，恐市民忌讳，影响房地产销售，无利外商协作。

后经市领导慎重讨论决定，与外商改签投资合作协议，停建房产项目，新建岳林文化广场。

后由奉化市城建委负责，耗资数千万元，经一年多建设，终于建成了现在的岳林文化广场，广大市民也为中心城区建成第一个像模像样的广场而欢呼。